

# 大地

埃林·彼林著

上海出版公司

# 大 地

埃林·彼林 著

方 聞 譯

上海出版公司

編號：142

## 大 地

類別：文學藝術

著 者 〔保加利亞〕 埃 林 · 彼 林  
俄 譯 者 〔蘇聯〕 戈 爾 布 夫 等  
譯 者 方  
出 版 者 上 海 出 版 公 司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發字號  
地址：上海市南京東路153號1D室

排 版 者 協 興 印 刷 廠  
印 刷 者 華 文 印 刷 局  
經 售 者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原 書 名 Гераковы и Земля  
著 者 Елин Пелин  
俄 譯 者 Д. Горбова, К. Бучинской и К.  
Найдова-Железова  
原出版者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4

定價：進口紙本人民幣0.54元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版  
字數：90,000 印數：1-6,000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762毫米×1067毫米 1/32 印張：4-11/16



埃林·彼林像

## 譯 序

傑出的保加利亞作家，保加利亞文學的經典作家埃林·彼林（德米特爾·伊凡諾夫）生於一八七八年，正當勇敢的俄國軍隊把保加利亞從土耳其五百年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的時候。他死在一九四九年，就是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被英勇的蘇聯軍隊從希特勒匪徒手中解放出來的保加利亞人民，推翻了保加利亞的法西斯統治，進入社會主義建設的幾年以後。這樣，埃林·彼林七十年的生活道路，同保加利亞歷史上的最重要的轉變階段，是同時發生的：在作家誕生的前夕，正是殘酷地被剝削的沒有權利的“土耳其女奴”時代，在他生命結束的時候，已經變成了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的人民民主國家了。

在短時期內，保加利亞走完了一段鉅大的歷史道路。

在驅逐土耳其之後，國家歷史發展的最重要的關鍵之一，就是保加利亞農村階級的分化：一方面是農村資產階級的分立，另一方面是基本的農民羣衆的破產。用生動的藝術形象來表現這個非常重要的過程，這就是擺在保加利亞文學面前的任務。埃林·彼林還在青年時代，就已經把他的短篇小說集從鄉村帶到了首都索菲亞。這些小說是日常的鄉村生活的圖畫，嘲笑神父的滑稽場面，以及半喜半憂的逸事。這些一看

上去就覺得非常樸素的鄉村生活的斷片，遭到了當時極端猛烈的批評：莊稼漢的文學！官方對保加利亞文學上出現的描寫在資本主義壓迫下人民羣衆破產的新作品，就是這麼批評的！

一九〇二年，青年作家試着發行自己的月刊農村談話，目的在於“教育、鼓舞和啓發人民的黑暗的心靈”，因為保加利亞的農民，“受到奴役的束縛，租稅和債務的壓迫，好像在我們社會生活的輪子上打轉的松鼠，不知道東南西北，徒然在我們黑暗之夜的無底天空上，找尋自己的指路的星星”。在這樣的立場上，就是說在解放以後的保加利亞人民的立場上，埃林·彼林就已經形成了他自己的觀點，形成了作家自己的創作任務。他沒有成爲一個政論家；但是他把自己的藝術才能完全獻給了這些任務。

埃林·彼林是從勤勞的保加利亞農民中出身的人，他以他們的痛苦爲痛苦，也以他們的快活而快活，他從農民中間獲得了鼓舞自己的力量。他的作品的所有強有力的一面和他所有的弱點——也是從這裏產生的。

埃林·彼林具有又熱烈、又強大、又自發的對自然界的感情，而且具有對它深切地聯繫在一起的感覺。自然現象直接地反映在這個“莊稼漢”的作品中。他描寫自然的圖畫是列入世界文學寶庫中的。

埃林·彼林對農民的勞動的美，具有自發的感覺。爲了要體驗田裏農民勞動的詩，像在中篇小說格拉克一家裏所做

的那樣，他自己要在這上面具有“莊稼漢”的經驗：最尖銳的城市的觀察在這裏是軟弱無力的。

埃林·彼林也具有社會真理的尖銳的感覺，這種感覺，像在日常生活的每一步中，時時刻刻可以碰到破壞它的人所發展起來的感覺一樣。把埃林·彼林的這些特性放在一起，就組成了一種現實的感覺，這種感覺是可以作為這個勞動農民作家的特徵的。

讀着埃林·彼林的作品，你會感到這些作品中描寫的是一種真正的實際情況。

埃林·彼林講現實的時候，只談真理；可是不是全部都是真理，因為他沒有看到全部真理。工人階級在國內的出現，一九一九年保加利亞共產黨的創立——也就是指給勞動農民在工人階級領導下，跟資本主義作有組織鬥爭的過程中一條完全現實的出路的事件，——這些都處在作為一個藝術家的埃林·彼林的視野之外。這裏講的是作家的世界觀的階級局限性。埃林·彼林以一個藝術家的身分，在發展保加利亞的散文上，做出了鉅大的貢獻：埃林·彼林成為保加利亞散文一系列創造民族文學的傑出能手（巴特耶夫，卡拉維洛夫，伐佐夫）的幸運的承繼人。在創造新的生活的材料上，他把一些重要的新的東西放進了文學的藝術的手法。他是一個寫短篇小說的能手。在他以前伐佐夫曾經寫過短篇小說。可是只有埃林·彼林把短篇小說的兩個基本原則灌輸進了保加利亞文學：在精簡中敘述一切，經過表面深入內部。我們幾乎沒有

看到他的描寫——只有動作；沒有看到他的議論——只有敘事。簡潔，傳情，依着最大的感染力的特徵，作極端嚴格的詳細情節的選擇——一切都指望着這些，就是說要使讀者充分積極起來，吸引他跟作者作積極的合作，逼使他自己會意地寫完作者沒有講到的東西。

埃林·彼林留給我們的，主要是些五六頁的短小的短篇小說，敘述保加利亞農村生活的各種情形。要是不是爲了他在短篇小說中，曾經巧妙地揭露了鉅大的心理和社會的內容，那麼這些作品是可以當作奇談逸事來讀的。在晚年，他的文體達到了更爲高度的簡潔，他寫了整集的小品文和散文詩，這些作品接近了屠格涅夫的風格，並且完全是新穎的。

埃林·彼林在契訶夫和高爾基那裏學到了寫短篇小說的技巧，馬上成爲一個獨立的寫短篇小說的能手。他在保加利亞文學中，發展了這種體裁，他不但豐富了它的新的形式，還適應了重要的社會的需要。他的短篇小說以卓越的體裁出現在十九世紀世界文壇上，並不是偶然的；爲了回答擺在社會發展面前的新任務：那就是在富有藝術性的文句裏，反映沸騰的社會現象的動態，這個社會正朝着前所未有的革命道路進展。特別是在這種形式中，——在明顯的、具體的生活實例中，來說明農民分化的過程，特別來得方便。

契訶夫也曾接觸到這種題材，他寫了兩篇偉大的短篇小說——莊稼漢和在峽谷裏。在讀到埃林·彼林的傑作格拉克一家和大地的時候，這兩篇小說，就毫無疑問地出現在俄國讀

者眼前。這種比較不過使讀者相信彼林的作品的完全的獨立性。要是這裏有相同的地方，那只是社會環境和社會問題的相同；在兩種情況下，講到的是在快要來到的資本主義城市打擊下，宗法制的鄉村的瓦解。不過格拉克一家也好，大地也好，這完全是獨創的作品，是在保加利亞土地上出生的獨立成熟的作家所創造出來的，是在動人的民族主題上畫出來的精巧的油畫。

埃林·彼林所有的天才跟他的全部優點和弱點，都表現在這兩篇小說裏。同樣的主題——在侵入保加利亞農村的金錢關係的影響下，農村宗法制度基礎的破滅——在特殊的角度上，放進了每一篇小說裏，因此兩篇小說是互為補充的。在格拉克一家這一篇裏，在我們面前展開了整個家庭的瓦解，描寫了小說裏的好的、但是對新的生活條件無法適應的代表人物（老人伊奧爾達·格拉克，愛爾加）在精神上遠離了生活；描寫了富農（鮑讓）的勝利。在大地這一篇中，描寫了一個農民的精神和肉體的毀滅，他那想發財的熱望，逼迫他拒絕了所愛的未婚妻而去跟一個他不愛的醜陋的富人之女結婚，他對土地的不滿足的渴望，推動他去暗殺自己的親哥哥。（葉尼奧·庫契恩）。

同時，在描寫現實的全部完滿性這一點上，兩部小說替埃林·彼林刻劃出了局限性的特徵，這種局限性是現代的讀者所不應該忽略的，因為在這兩篇小說中，沒有指出任何健康的社會基礎。當然這種健康的基礎，祇有在城市裏纔能找到。

埃林·彼林對城市是顯得陌生的；而且純粹從壞的一面來描寫：巴威爾·格拉克在城裏走了歪路，終於毀滅；他的年幼的兒子喪失了雙親，被帶到城裏幹活，他在城裏究竟怎樣，作者連一點暗示也沒有給我們。

不過老的保加利亞農村瓦解的過程，在這兩篇小說中正確地表現了出來。此外，還具有一種特殊的震驚人的力量。這兩篇小說充滿了最豐富的心理的跟日常生活上的資料。在這兩篇小說中，整個陳列館的活生生的、極端個人主義化的、同時又是特出的典型形象，在我們面前走過。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保加利亞鄉村生活的博學家和老練的語言的巨匠所創造的兩幅圖畫，按照他自己的認識價值和藝術表現力，毫無疑問是屬於最優秀的範例的，不僅是保加利亞的，而且也是世界文學上的範例。跟這些小說熟識，對於保加利亞農民不久的過去，對於保加利亞文學高度的藝術水平，給了蘇聯讀者一個優美的概念。

俄譯本“編者的話”。

## 本書提要

本書包括傑出的保加利亞作家埃林·彼林所作的兩篇最重要的小說：格拉克一家和大地。主題是同樣的——都是寫：在侵入保加利亞農村的金錢關係的影響下，農村宗法制度基礎的破滅。他以非常的博學和老練的語言創造出了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保加利亞鄉村生活的二幅圖畫，使他贏得了“保加利亞的契訶夫”的稱號。

## 目 次

|            |    |
|------------|----|
| 譯序.....    | 1  |
| 格拉克一家..... | 1  |
| 大地.....    | 66 |

## 格拉克一家

---

伊奧爾達·格拉克老爹在村子裏是個最有錢的人，他又勤儉，又熱愛勞動，辛辛苦苦的勞動了一輩子，掙到的錢比爺留下來的遺產多上一倍，甚至兩倍。他又是個很有實際才能和商業本領的人，加上善於調度資本，就成了村子裏第一個紅人。他又是個軟心腸的好心人。雖說他生性吝嗇，可也不剝削別人，甚至還肯幫助別人，對於公共的事情，他也很感興趣。因此，大家也挺尊敬他，挺愛他。

他家裏有很多人，全家住在一所很大的白房子裏，這所房子聳立在村子中最惹人注目的地方。老遠看去，就知道這所房子是屬於有錢人的。

房子裏面有一個寬敞的院子，按地位的大小來說，可以比得上整個一座街坊；四周圍着白色的圍牆，彷彿是一座城堡；院子中間孤孤單單地聳立着一棵端正的松樹，直得像一支箭似的，枝葉繁茂，這是附近唯一的一棵松樹。很久很久以前，這棵松樹還是樹樑子的時候，格拉克的祖先們把它從聖里勒克斯山上移下來，栽在這兒。這是他們家庭的旗幟，他們以有它爲驕傲。格拉克一家，在它的神聖的蔭影下面，已經蕃殖

了好幾代。這一族的不少的老頭兒，在它的樹蔭下面度過了他們的餘年。

伊奧爾達老爹有三個兒子，這三個兒子的年齡相差都只有一歲。大的一個叫鮑讓，第二個名叫彼得，最小的叫巴威爾。三個人都已經娶了妻子，有了孩子。大家住在一起，跟老頭兒們住在一所房子裏，這所屋子又大又美麗，非常寬敞，儘夠再住這麼些人進去。

格拉克的兒子跟媳婦，在他的高高在上的監督之下，料理家務，幹莊稼活兒；有兩個年輕的長工和瑪紀·瑪爾卡拉克幫着她們；瑪紀·瑪爾卡拉克是個無田無地的孤老頭子，伊奧爾達老爹爲了可憐他，纔把他收留在家裏。格拉克老爹自己在大路邊一所又矮又長的老房子裏，開了一家小客店，這家小客店像一塊大石頭似的聳立在路邊，圍牆像一個圓環一樣圍繞着院子。

伊奧爾達老爹不讓他的兒子們到他的小客店去做工，他一個人管理着這家小店。兒子們已經習慣了，有時候父親有事，他們到小客店去替他工作，或者有事到那邊去，他們覺得他們不是小客店的主人，相反的倒覺得自己是僕人。不過在田裏，耕地上，或者牧場上，他們覺得自己是十足的主人，特別是老大鮑讓。在田裏做工是他最樂意的事。他熱愛莊稼活兒，日夜爲它操心。他的臉晒得像炒焦了的小麥一樣，他的心凝望着天空、烏雲和太陽，充滿了希望和憂慮，不知土地的收成怎樣。

收穫一開始，格拉克家裏的工作也忙起來了。一清早，天還沒有亮，老格拉克向馬廄裏看看，往僱農們睡覺的草棚底下瞧瞧，院子裏就響起了他的和愛的聲音：

“起來吧，小伙子們！是上工的時候了！”

一隻大黃狗高高興興地搖着尾巴，快活地在他腳邊跳來跳去，跟着他一塊兒奔跑。躺在院子裏的一羣白鵝，嚇的四散逃竄，嘎嘎地叫。從草棚頂上飛起一羣鴿子，飛到收割過的田裏去。小麻雀在松樹枝間相打。做工的人——男的、女的和孩子們——集合在一起，打夥下田去。伊奧爾達老爹直送他們到大門口，向東方望望，破曉前的天色泛白透亮，他讚美地說：

“今兒天氣一定好！又要用人的汗洗一洗大地了！”

不多一會兒，他打開了小客店的大門，灑了水，打掃打掃地板，替自己煮了點咖啡，就坐在大門口新鮮的空氣裏喝起咖啡來。

沿大路經過這裏的農夫和農婦們，都恭恭敬敬地向他打招呼。他也總是挺和氣地回答這些人，對他們說：“上帝幫助你們！”並且祝他們得到好收成。到快要吃中飯時光，他就騎着自己的小馬，用莊稼漢的話來說，就是上田裏去快活一下，那就是訪問做工的人去了。

在小客店裏，格拉克最主要的，同時也是唯一的幫手，就是他的老伴瑪爾加老婆婆，她是個又結實又高大的女人，又挺會保養身體，因此又健康又有精神；她的天性很樂觀，又有一

副做生意的機靈的腦筋。要是伊奧爾達老爹算是這家小客店的店主的話，那麼瑪爾加老婆婆就是這家小客店的靈魂了。她對什麼事情都很關心，不倦地安排着自己的事情：揩拭和洗滌器皿；收拾兩個爲過路的旅客預備的屋子；要照看爐灶；又要使地窖通風；要蒸桶子；又要兼做老媽子去服侍旅客。

在小旅店裏，她總是笑嘻嘻的，快快活活的在來來往往的莊稼人中間奔忙着，她從一個年輕的新媳婦變成一個老婆婆，已經忙碌了整整四十年了；一會兒上紡車那兒去紡紗，一會兒又去抱孩子；談到她的時候，大家都讚美她，沒有一點兒惡名聲。在她小客店裏，她既不容許有人爭吵，也不准人家說下流話罵人，對喝醉酒的人，她會立刻把他趕出去。大家都挺敬重她，莊稼人當着她的面從不敢說出他們自己喜歡說的兇狠的字眼。

格拉克很看重她的才能，在各方面都很相信她，他既信賴她的才智，又挺知道她有先見之明；他很以有她這樣一個老婆而自豪。他們過活得挺和睦，又能互相幫助，他們倆一心想給孩子們留下一點好名聲和一份好遺產。

在家裏瑪爾加老婆婆是全權的女主人。她很愛她的媳婦和孫子們，可是對大家她是嚴厲的，她的每一個命令都必須無條件服從。當她爲了某一件事情痛罵她的兒子，或者申斥他們的時候，他們雖然已經是成年人了，在她面前，他們還是低垂着頭站着，不敢回答一句話。她整日價打小客店跑回家來，又跑回去，在院子裏跑來跑去，看看是不是一切都合於正規；

她餵餵雞，又餵餵豬和鵝，好像跟人談話似的跟這些東西聊上幾句；當她呼喚牠們的時候，她的聲音傳遍了整個區域。她高聲的談話和爽朗的笑聲，活像一個小姑娘。

但是春天的時候，瑪爾加老婆婆突然死掉了。一個又善良，又英明，使得一切都弄得井井有條的人，離開了格拉克的家。伊奧爾達老爹的頭髮挺快的就變白了，他的強有力的主人的手也變得衰弱了，他手裏的韁繩也鬆落下來，直到現在都一直平平穩穩的駛着的那輛家庭的雙輪馬車，這時候就越出了常軌，在儘是石頭的荒地上搖幌起來。

不知從哪裏來的憤怒的火花、誤會和爭吵，像毒蛇那樣爬進了屋子，可愛的家庭之樂，許多年來給家庭煖爐的愉快的熱氣所親切地溫暖着，現在也被它們毒化了。

誰也不知道這是怎麼發生的，媳婦們中間怎麼會互相嫉妒，兄弟們中間怎麼會互相不信任，他們怎麼會互相猜疑的。最後，伊奧爾達老爹用挺威嚴的話，要求把這些事情平息下來，但是他的話已經失掉了先前的分量。他知道善和惡都是在一顆極小的果核中間發育滋生出來的，可是他却不明白，為什麼正是惡跑進了他孩子們的靈魂中去？為什麼？對這件事情他想了很久。由於這些思想折磨着他，他的頭髮花白了，一切都是一場空。

他幾乎每天都聽到媳婦們在嘰嘰咕咕的譏刺和口角，甚至粗野地互相罵街。這些爭吵往往是些細小的毫不足道的小事引起來的。有一次，彼得的一個小孩子濺了一點兒泥土在